#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魏繩曾

# 朱子語類卷五

## 性理二

###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别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

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說天非蒼蒼之謂據某看來亦捨不得這箇蒼蒼底賀孫○以下論性命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道夫

命猶誥勑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賀孫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㝢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做性因甚

喚做道淳○以下論性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蕭

生之理謂性節

性只是此理節

性是合當底同

性則純是善底同

性則天生成許多道理同

性是許多理散在處為性同

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節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德明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德還是就人生禀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要之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淳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影

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具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淳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德明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砥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隅靴爬痒揚

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為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為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又云先生太極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蔡季通聰明看得

這般處出謂先生下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而氣却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又舉通書動靜篇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先生因云其向來分别得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這般所在都説不到因云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

濕得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裡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説得着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賀孫○以下論心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振

惟心無對方子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淳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淳

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節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節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節

心者氣之精爽節

心官至靈藏往知來燾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力行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

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

生生不窮端蒙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説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㸃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廣

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禀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説之木

或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着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麽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知至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問明善擇善如何曰能擇方能明且如有五件好底物事有五件不好底物事將來揀擇方解理會得好底不擇如何解明

謙

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淳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

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裡不恁地困 淳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唤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淳

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節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

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 節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 人傑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僩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

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
測故五臓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
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
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䕫
問先生甞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
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
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臓皆然心豈無運
用須常在軀殻之内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裡

始管得這一縣也其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裡謂當在舍之内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脚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義剛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言性然至

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砥○以下總論心性

問天之付與人物者為命人物之受於天者為性主於身者為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為明德否曰心與性如何分別明如何安頓受與得又何以異人與物與身又何間別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實以感應虚明言之則心之意亦多曰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元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別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

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更細思量

或問心性之别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概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性命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概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

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學蒙○方子錄云性本是無却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却虛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淳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一心字僴錄作性○升卿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夔孫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寓

心以性為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

者以有性故也蓋卿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節

鄭仲履問先生昨說性無不善心固有不善然本心則元無不善曰固是本心元無不善誰教你而今却不善了今人外面做許多不善却只說我本心之善自在如何得蓋卿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

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端蒙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黙識其主宰之意可也高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所難說甞曰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德明

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可學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方子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

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力行

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唯心乃虚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

其性也大雅

景紹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道夫問滿腔子是惻隱心如何曰腔子是人之軀殼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見明道說遂滿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公要見滿腔子之說但

以是觀之問玩物之說主甚事曰也只是矜字道夫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

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

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

非若心可以一概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

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

會親切又嘆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

自省力若欲立言示訓則須契勘教子細庶不背於

古人大雅

履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别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盖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裡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箇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是心道夫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

天命箇心了方是性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牕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賀孫

叔器問先生見教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卻是那裡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為粟為菽為禾為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郛郭是也

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是箇沒思量底只
會生又如喫藥喫得會治病是藥力或涼或寒或熱
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寒證有熱證便是情義剛
舊看五峰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
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
情字着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
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

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箇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裡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盖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

得箇道理存着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或問心情性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

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

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發之為惻隱辭遜是非乃性

之情也如今人說性多如佛老說別有一件物事在

那裡至玄至妙一向說開去便入虛無寂滅吾儒論

性却不然程子云性即理也此言極無病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不可但隨人言話說了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見得如今人全不曾理會才見一庸人妄說便從他去嘗得項平甫書云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底說話便惑將去若果有學如何謾得他如舉天下說生薑辣待我喫得真箇辣方敢信胡

五峰說性多從東坡子由門見識說去 謙

問性情心仁曰横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極說得性情心好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為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

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裡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去乃善大要在致知致知在窮理理窮自然知至要驗學問工夫只看所知至與不至不是要逐件知過因一事研磨一理久久自然光明如一鏡然今日磨些明日磨些不覺自光若一些子光工夫

又歇仍舊一塵鏡已光處會昏未光處不復光矣且如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爲仁是要做工夫去爲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爲禪上蔡爲之首今人自無實學見得說這一般好也投降那一般好也投降許久南軒在此講學諸公全無實得處混亂有一人入潭州城裡說人便靡然從之此是何道理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

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為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為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裡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一毫為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為己之學無所為而然是也 謙

性情心惟孟子横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箇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蓋卿

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砥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静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

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决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情欲之欲乃是可愛之意（銖○明作録畧）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

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端蒙

性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端蒙

心統性情故言心之體用嘗跨過兩頭未發已發處說仁之得名只專在未發上惻隱便是已發却是相對言之端蒙

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端蒙

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為言爾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端蒙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

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横渠説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説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説 蘂孫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當

因言心性情之分自程子張子合下見得定了便都不差如程子諸門人傳得他師現成底説却一齊差却

或曰程子張子是他自見得門人不過只聽得他師現成說底話所以後來一向差曰只那聽得早差了也僩

性主具有許多道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動發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方

心如水情是動處愛即流向去處椿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寓○以下兼論意

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理砥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士毅

李夢先問情意之别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夔孫錄云因是有情而後用其意○義剛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士毅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若海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

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椿○以下兼論志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横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情比意如何曰情又是意底骨子志與意都屬情情字較大性情字皆從心所以説心統性

情心兼體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僩

問意志曰横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隂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潜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升卿

問情與才何别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

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著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别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曉但看明道云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

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砥

(以下兼論才)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道夫)

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

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渣滓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濁者也道夫

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它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為它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裡多故為才燮孫

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為

善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也人傑

論才氣曰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德明

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答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銖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默識心通人傑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卓

朱子語類卷五

朱子語類卷六

性理三

仁義禮智等名義

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節○以下道理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可學

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

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閎祖

理是有條瓣逐一路子以各有條謂之理人所共由謂之道節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

問萬物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節

理者有條理仁義禮智皆有之節

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爲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節

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

看意其爲仁義禮智當時因言文路子之說而及此○節

理只是一箇理理舉著全無欠闕且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

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為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端蒙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裡去自家也從那裡去文路子不從那裡去自家也不從那裡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着理了行節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横是一般理有心

便存得許多理節

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為道理皆然且執其說人傑

先生與人書中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節

理無事則無所依附節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

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幹○以下蕭論德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已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已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端蒙

存之於中為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節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節

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

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

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

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

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

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

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淳○以下論體用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寓

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渉事物便喚做用節

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體便是用如秤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紙糊此便是體人

摇之便是用楊至之問體曰合當底是體節

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摇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方子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

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問體用皆異曰如這片板只是一箇道理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箇道理有廳有堂如草木只是一箇道理有桃有李如這衆人只是一箇道理有張三有李四李四不可為張三張三不可為李四如陰陽西銘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曰分得愈見不同愈見得理大節

誠者實有此理節○以下論誠

誠只是實又云誠是理一作只是理○去偽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説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理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砥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

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疎植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過○以下

誠敬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端蒙

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别𠋫

問誠敬曰須逐處理會誠若是有不欺意處只做不欺

意會敬若是有謹畏意處只做謹畏意會中庸說誠作中庸看孟子說誠處作孟子看將來自相發明耳蘷孫

謹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誠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尚是著力銖○以下雜論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

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 夔孫

叔器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上是下不是 可學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 端蒙

誠者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

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如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以己及物矣○

端蒙

問仁與誠何别曰仁自是仁誠自是誠何消合理會理會這一件也看到極處理會那一件也看到極處便都自見得淳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植

或問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未是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為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别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為氣而言去僞

問仁義禮智誠中庸不知如何看曰仁義禮智乃未發之性所謂誠中庸皆已發之理人之性本實而釋氏以性為空也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泳

以下五常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祖道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

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人傑

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

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雕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始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大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閎祖

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節○以下仁義禮智

嘗言仁義禮智而以手指畫扇中心曰只是一箇道理分為兩箇又横畫一畫曰兩箇分為四箇又以手指

逐一指所分為四箇處曰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節

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銖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

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

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方子○節同佐同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一作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智是陰底一截淵○方子錄云仁義是發出來嫩底禮智是堅硬底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

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强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衣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

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説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sub>僩</sub>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

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個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深藏不測是智節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泳

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佐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節

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人傑

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可學

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淳

鄭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長時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

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淳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可學

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方子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

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闗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

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時舉

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仁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㽦孫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

也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大雅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其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人傑

問仁義禮智四者皆一理舉仁則義禮智在其中舉義與禮則亦然如中庸言舜其大智也歟其下乃云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謂之仁亦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謂之義亦可然統言之只是發明智字故知理只是一理聖人特於盛處發明之爾曰理固是一貫謂之一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一理散為萬事則燦然有條而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有攸當但當觀當理與不當理耳既當理後又

何必就上更生疑大雅

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種穀之説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人之所以羞惡者是觸著這宜如兩箇物事樣觸著宜便羞惡

闕

只是一事節○末數語疑有脫悞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别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

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幹不貞則無以為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嘉會猶言一齊好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楨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為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

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為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銖

問仁曰將仁義禮智四字求又問仁是統體底否曰且理會義禮智令分明其空闕一處便是仁又曰看公時一般氣象如何私時一般氣象如何德明

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為私意所汩故生

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説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為惻隱為羞惡為辭遜為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道夫問先生嘗説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盖有不期然

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他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温和底意思義便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卻只以求仁為急者縁仁卻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這裡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

者也問仁即性則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統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禮是右手義是左脚智是右脚蜚卿問仁包得四者謂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須先手而後足言左右亦須先左而後右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道夫問向聞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

都有如何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須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些温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些形迹時便是智

只如此看甚分明 道夫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卻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

是一箇渾然温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已復禮克去已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已一物與已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

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義禮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

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裹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賀孫

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

冬春時盡是温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如知福州是一箇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為九州安撫亦是這一箇人不是兩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已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温和沖粹

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統體先生曰是南升○疑與上條同聞

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

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因舉手中扇云只如摇扇熱時人自會恁地摇不是欲他摇孟子説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内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

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温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然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

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明作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方子○拱壽同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

然頭頭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方子○拱壽同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亦所以求仁也又問諸先生皆令人去認仁必要人體認得這仁是甚物事曰而今別把仁做一物事認也不得滚說鶻突了亦不得燾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

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

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

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

物所以說仁為春明作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

心者為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

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

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

說克已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闕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文蔚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

○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時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卻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撑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

萬事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時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悌爲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

子隱是痛羞是羞已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已復禮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先生令思仁字至第三夜方說前三條以後八條又連三四夜所說今依次第不敢移動○泳

仁兼義言者是言體專言仁者是兼體用而言節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閎祖。節同

直卿云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先生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此等處須人自看如何一一說得日日將來看久後須會見得佐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雉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榦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方

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蟲也是仁三月不違也是仁節

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方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覬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覬當底是恕道夫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可學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端蒙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銖

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季通語○方

或問仁與公之别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道夫

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從周○洪壽同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道夫

余正叔嘗於先生前論仁曰仁是體道之全曰只是一箇渾然天理文蔚

王景仁問仁曰無以為也須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後

子細體驗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 壯祖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為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為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為水也 雉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

無私欲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吃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祖闕

或問仁當何訓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 闕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 高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夔孫

仁固有知覺喚知覺做仁却不得 閎祖

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覺者乎 道夫

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先生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知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浩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

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浩曰二字可疑○浩

問先生荅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為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為仁不可仁者固能與物為一謂萬物為一為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

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為一只是說得仁之量因舉禪語是說得量邊事云云○德明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愽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

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淳。寓同

余景思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於仁亦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於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方其未發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别且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道夫

仁○雞雛初生可憐意與之同○意思鮮嫩○天理著見一段意思可愛發出即皆是○切脈同體說多不能記蓋非言語可喻也○孟子便說箇樣子今不消理會樣子只如顔子學取○孔子教人仁只要自尋得了後自知非言可喻○只是天理當其私欲解剥天理自是完備

只從生意上說仁○其全體固是仁所謂專言之也又從而分則亦有仁義分言之仁今不可於名言上理會只是自到便有知得○上蔡所謂飲食知味也方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解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温厚底物事却被他們說得㨾虛打險瞠眉努眼却似說麒麟做獅子有吞伏百獸之狀盖自知覺之說起之麒麟不食生肉

不踐生草獅子則百獸聞之而腦裂○醬

若說得本源則不犯仁字禪家曹洞有五位法固可笑以黑為正位白為偏位若說時只是形容箇黑白道理更不得犯黑白二字皆是要從心中流出不犯紙上語從周

義便作宜字看洽

不可執定隨他理去如此自家行之便是義節

義是箇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季札

義如利刀相似人傑錄云似一柄快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祖道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徹上徹下闕

義字如一横劒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乗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克己復禮為仁善善惡惡為義驤

仁義其體亦有先後 節

仁對義為體用仁自有仁之體用義又有義之體用 伯羽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
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 賀孫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
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 淳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

揚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事不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僩

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銖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

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 廣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方子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

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道夫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淳

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

餒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柄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温吸則為寒耳雉

禮者節文也禮數節

直卿曰五常中說知有兩般就知識處看用著知識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為是為非者亦知也一屬理一

屬情曰固是道德皆有體有用寓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温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剥燾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爲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方○以下兼論恭敬忠信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淳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修己以敬敬是直内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端蒙

問恭敬二字以為恭在外功夫猶淺敬在内功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分深淺恭敬猶忠信兩字文蔚曰恭即是敬之發見先生默然良久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如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文蔚

吉甫問恭敬曰恭字軟敬字硬直卿云恭似低頭敬似擡頭至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僩

忠信者真實而無虛偽也無些欠闕無些間斷樸實頭做去無停住也敬者收斂而不放縱也祖道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便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朱子語類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七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魏繩曾

# 朱子語類卷七

## 學一

###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驤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

做此工夫令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令人只去事上理會　泳

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　節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大學教之　璘

小學是直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甚恁地　寓

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節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銖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

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賀孫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自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

去理會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賀孫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何如所以事長是何如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寓作三分大學只融

洽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脚做去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寓作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淳○寓同

器遠前夜説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説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

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大雅

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概只眼前

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淳○義剛同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道夫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

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義剛

余正叔嘗言今人家不善教子弟先生曰風俗弄得到這裏可哀文蔚

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先生曰可拂殺了我不愛人恁

地此便是焼火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灑掃應對件件要敬謹外家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他家長上元初教誨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便不同剛義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誡温公家範亦好剛義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様子廣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淳

和之問小學所疑曰且看古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作之君便是作之師也時舉

或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為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

係乎人之才如何耳人傑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可學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

列於前問鄭人賂晉以女樂乃有歌鐘二肆何故曰所謂鄭聲特其聲異耳其器則同今之教坊樂乃俗樂此等事久則亡歐陽公集古録載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五十曲文忠時其亡已多舉此可見舊見升朝官以上前導一物用水晶為之謂之主斧今亦無之某云今之籍妓莫是女樂之遺否曰不知當時女樂如何通老問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曰所謂文舞也又問古人舞不回旋曰既謂之舞安得不回旋某問漢

家周舞注云此舜舞曰遭秦之暴古帝王樂盡亡惟韶樂獨存舜舞乃此舞也又問通老太學祭孔子樂渠云亦分堂上堂下但無大鐘曰竟未知今之樂是何樂可學

元興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時舉○論小學書餘見本類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任意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朱子語類卷七